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鏡花緣
第九十九回 迷本性將軍游幻境 發慈心仙子下凡塵

話說燕紫瓊來到營中道：「我因丈夫被困，即至小蓬萊，一步一拜，叩求神仙垂救。適蒙仙人賜了靈符一道，靈藥一包。此符乃請柳下惠臨壇，臨期焚了，自有妙用。」文藝道：「這藥有何用處？」紫瓊道：「據說此藥是用狠獸之心配成。凡去破陣之人，必須腹內先吃了狠心藥，外面再以『柳下惠』三字放在胸前。到了陣內，隨他百般蠱惑，斷不為其所害，再有靈符之力，其陣自然瓦解。」把符藥交代，回女營去了。到了二更，文藝派了兵將，焚了靈符，把陣破了，攻進城去。裡面雖有張易之差來幾員將官，那裡禁得眾公子一齊並力，早已抱頭鼠竄而去。宋素、卞璧向日都不在色慾上留意，所以都好好回來。武五思家中一無所有，惟供著許多女像，當即一一焚毀。文藝也領大兵進城。宋素安撫百姓。歇宿一宵。次日派了蔡崇、褚潮帥領二千兵在此鎮守，大隊人馬又朝前進。

這日來到才貝關。武六思早已把陣擺了，來到戰場喝道：「誰敢破我此陣！」章葦縱馬出來，同武六思略鬥兩合，即衝進陣去。到了裡面，只見四處青氣沖霄，銅香透腦。章葦不覺歎道：「世上腐儒只知妄說銅臭，那曉其香之妙，可惜未被這些臭夫聞此妙味。」遠遠望去，各處銀橋玉路，朱戶金門，光華燦爛，頗有富貴景象。慢慢提著絲韁，來到一座冲天牌樓，上面寫著「家兄」兩個金字。穿過牌樓，人來人往，莫不喜笑顏開，手內持錢。錢有大小，其字亦多不同：有寫「天下太平」的，有寫「長命富貴」的。只見有個晉代衣冠之人，生得面黃肌瘦，肚腹鼓脹，倒像患了積痞一般，坐在那裡，四面許多錢把他團團圍住，他卻滿面歡容，一個一個拿著賞玩。

正朝前進，忽見一個大錢阻住去路，那錢豎在那裡，金光閃閃，其大無對。下面密密層層，有億萬人來來往往，都想爭奪此物。細細看去，士農工商，三教九流，無一不有。也有緋袍象簡在那裡伸手的，也有胥吏隸役在那裡勒索的，也有捏造詞訟在那裡訛詐的，也有設備賭具在那裡引誘的，也有怒目橫眉在那裡恐嚇的，也有花言巧語在那裡欺哄的，也有暗設牢籠在那裡圖謀的，也有描寫假字在那裡撞騙的，也有鑽穴逾垣在那裡偷竊的，也有殺人放火在那裡搶劫的；種種惡態，不一而足。大錢之下懸著無數長梯；梯旁屍骸遍地，白骨如山，都因妄求此物，死於非命。章葦看了，暗暗點頭，嗟歎不已。遠遠見那錢孔之內，銅馨四射，金碧輝煌，宛如天堂一般。把馬拴在一旁，沿梯而上，走到錢眼跟前，輕輕鑽進，四處一望，裡面盡是瓊台玉洞，金殿瑤池；地下碧玉為路，兩旁翡翠為牆，氣象之富，景致之精，迥非人世所有。遊玩多時，越看越愛。付道：「如此洞天福地，倘得幾間幽室，在此暫住幾時，也不枉人生一世。」

正在癡想，迎面忽現一所高堂大廈。走進看時，前後盡是瓊樓瑤室，畫棟朱欄，各種動用器皿，件件俱全。看罷，雖然歡喜，卻又搖頭道：「這樣精室，若無錦衣美食，兩手空空，也是空自好看。」再到各房張望，誰知那些錦繡綾羅，山珍海錯，金銀珠寶，但凡吃的、穿的、用的，無一不備。不覺恨道：「早知如此，為何不將僕婢帶來！」只見有個老蒼頭手拿名單，帶著許多長隨、小廝上來磕頭；又有一個老嫗，帶著幾個丫鬟也來叩見。章葦道：「那個蒼頭名什麼？你們共來幾人？」蒼頭道：「小人姓王，因我年老，人都稱我王老。連老奴共有六人來此伺候。現有眾家人執事名單，請恩主過目。」

章葦接過，只見上面寫著：「管總帳家人二名：四柱、二柱。」看罷點頭道：「管理總帳全要舊管、新收、開除、實在，算的明白。今派四柱，倒也湊巧；為何又把二柱派在內呢？」二柱道：「只因小人算盤不精，往往算錯，只能省得兩柱，故此王老把小人派了幫著四柱做個副手。」章葦道：「他也是個人，你也是個人，為何你只管得一半？以後必須好好學算盤，倘把算盤學精，就是替人管管錢穀微比也是好的。」二柱連道兩個「是」，閃在一旁。

章葦又朝下看：「管廚家人一名：對文。」把頭點點頭道：「廚子最愛開謊帳，全要替他核對明白，今派對文管理，倒也罷了。但你不可因他開謊帳，就便也加上些，我主人就架不住了。」對文道：「小人不取。但每日茶酒洗澡幾個零碎錢，還求主人見諒。」章葦道：「只是不要過於離奇，這都使得。天下那有分文不苟的，況且你又不圖廉潔牌坊。」對文道：「這是恩主明見。」

章葦又朝下看：「管銀家人一名：五分。管錢家人一名：四文。」章葦道：「管銀錢家人卻派五分、四文，這是何意？」五分道：「小人向日做人最老實，凡有銀子出入，每兩只落五分，從不多取，所以王老特派小人管這執事。」四文道：「小人向日也最老實，每錢一千只扣四個底兒；不像那些下作人，每錢一千，不但偷偷摸摸，倒串短數，還攙許多小錢，小人斷不肯的。」章葦點頭道：「每兩五分，每千四文，也還不多，都算要好的；就只你們名字被外人聽了未免不雅，必須另改才好。」王老道：「不消改得，他們都有乳名，就叫乳名也好。」五分道：「小人乳名榆莢。」四文道：「小人乳名比輪。」章葦道：「將來再派比輪替我照應照應車輛。怪不得五分生得又瘦又小，原來乳名卻叫榆莢；外面刮動風須要留神，設或被風吹去，我的銀帳少不得又要另換新手，那時再想你『五分』，只怕不止了。」

又把單子看去：「管金珠家人一名：寶貨。管綢緞家人一名：豐貨。管果品點心家人一名：藕心。管魚蝦海菜家人一名：鮫文。管酒家人一名：半兩。管廁家人一名：赤仄。管門家人一名：厭勝。廚子二名：契刀、錯刀。水夫一名：貨泉。」章葦道：「那寶貨、豐貨以及藕心幾人派的執事都還相稱，但管酒家人為何卻派半兩？」王老道：「老奴因他素日替主人管酒，不敢過於弄詭，每日只偷得半兩，不過略略殺殺饞蟲，所以小人派他管這執事。」章葦道：「每日只偷半兩，並不為多，此人派他管酒，也還不差；但派定之後，莫要認真放出量來，那可使得不得。」半兩道：「恩主只管放心，小人量窄，即或放量，也不過幾杯兒。」

章葦道：「莫講每日只得半兩，就是再添幾兩，這個東道我老爺也做得起；就怕的久而久之，把兩去了上了斤，或者才開一罈你倒先去了半罈，我可供應不上了。這都慢慢再定章程。我還要問蒼頭：你把茅廁派了赤仄，這是何意？」王老道：「老奴因他名內仄字，原是廁的本字，難得這樣巧合；又因他姓赤，惟恐廁內尚有赤痢血痔之類，也好教他觸目驚心，時常打掃，因此把他派了。」章葦點頭道：「這個也還人地相宜。為何你把管門家人卻派厭勝呢？」王老道：「老奴派他，卻有深意：因他素日替人管門，最厭客人來拜，他這脾氣，恰恰與姓相合。並且勝字也可讀做平聲，所謂『厭勝』者，就如厭之不勝其厭之意，因其如此之厭，所以凡有客來，總是一概回他不在家，且又能言善辯，憑著三寸不爛之舌，能令客人不得進門。門上有了這樣能事家人，恩主於五倫之中，雖於『朋友』這倫有些欠缺，畢竟少了許多應酬之煩。人生在世，只要自己暢心適意，那裡管他五倫、四倫，就缺幾倫也還是個人，難道人家就不把你當人麼？」章葦道：「你這蠢材，莫非瘋了！怎麼同我『你』呀『我』的混鬧起來！」王老道：「老奴只顧亂說，那知說的倒忘形了。」章葦道：「厭勝善於回客，可有甚麼憑據麼？」

王老道：「雖無憑據，卻有一個笑話：當日他替人管門，一日，適值主人的表叔走來，正要進內。厭勝未曾留神，只當客人來拜，連忙上前攔住道：『我家主人不在家，請老爺改日再來罷。』這位表叔大爺聽了，上前狠狠踢了一腳道：『你這囚徒，也不仔細看看！我是你主人的表叔，怎麼也回我不在家！』」一面說笑，又將小廝名單呈上；上面寫著四人名姓，是沈郎、鵝眼、荇葉、菜子。章葦把四人望了一望，只見個個腰如弱柳，體態輕盈，真是風兒略大就可吹得倒的，卻是絕美的俊僕。

那老嫗也把僕婦丫鬟帶來侍立一旁。章葦道：「你姓甚麼？他們都叫甚麼名字？」老嫗道：「老婢姓子，那些姐兒哥兒因我年老，都叫我子母，叫來叫去，無人不知，倒像變成名字了。這個名字內中有個母子，雖不吃虧，但仔細想來，到底過板。今日老爺何不替我起個風騷名字呢？倘能又嬌又嫩，不像這麼老腔老班，那就好了。」章葦付道：「這個老狐狸頭上並無一根黑髮，還鬧這些花樣，倒是一個『老來俏』。我且騙他一騙。」因說道：「你要改名字，惟有『青蚨』二字可以用得：雖係蟲名，乃人人所愛之物，你若改了，將來必是人人喜愛。況這『青』字就有無窮好處，諸如『青春』、『青年』之類，都是返老還少之意。並且內中還有『青絲』：你目下髮雖如霜，叫來叫去，安知不變滿頭青絲呢？」

子母道：「多謝老爺厚意。如今改了青蚨，日後設或有點好處，我一定繡個眼鏡套兒送你老人家。」章菘道：「再過幾年，我眼睛花了，少不得要托你做的。這六個僕婦都叫甚麼名字？管甚麼執事？」子母道：「一個是替奶奶管香粉的，名叫白選；一個是替奶奶管胭脂的，名叫紫紺；這個專管奶奶裹腳布，名叫貨布；那個專管奶奶挑雞眼，名叫雞目。還有兩個，一名縊環，專管奶奶釵環；一名傳形，專替奶奶畫小照。」章菘道：「奶奶纏足要用多少布，卻要派人專管？倒是這個畫小照的卻不可少；並且連挑雞眼也都派人，難為你想到，將來告訴奶奶，一定要賞的。但那縊環為何生的那樣瘦小？莫非有病麼？」子母道：「縊環雖瘦，還算好的，剛才還有幾個僕婦，諸如水浮、風飄、裁皮、糊紙之類，都生的過於瘦弱，老婢惟恐不能做事，都回他們去了。」

章菘道：「那八個丫鬟都叫甚麼名字？」子母手指四個年紀大的道：「那穿白的名叫二銖，專管奶奶銀帳；穿青的名叫三銖，專管奶奶錢帳；穿紅的名叫四銖，專管奶奶賭帳；穿黃的名叫五銖，專管奶奶吃帳。他們都以銖字為名，就如『五分』、『四文』之意，每日所落不過幾銖，斷不敢多取的。」又指四個年紀小的道：「一名幣兒，專管奶奶幣帛；二名泉兒，專管奶奶茶水；三名布兒，專管奶奶洗腳布；四名刀兒，專管奶奶修腳刀。」章菘道：「奶奶洗腳布、修腳刀也都派人，你這辦事可得上等考語，叫做『明白諳練，辦事精詳』。」

眾人領了執事退出。丫鬟烹茶，安設牀帳。章菘手執茶杯，復又付道：「今日卻教那個丫鬟暫伴一宿呢？」正在凝思，忽有四個絕色美人前來陪伴。問其姓名，一名孔方、一名周郭、一名肉好、一名元寶。四人陪著用過宴，到就寢。

次日起來，有這些美人陪伴，天天珠圍翠繞，美食錦夜，享盡人間之福。過了幾時，四個美人都已有孕，忙向三官跟前焚香叩禱，各佩「男錢」一枚，以為得子佳兆。那知四美竟生五男。章菘因兒子過多，要想生個女兒，於是又找幾個「女錢」，給他們佩著，果然又生二女。這五男二女年紀略大，請了一位西席教他們唸書。那位西席年紀雖老，卻甚好學，每逢出入，總有文字隨身，就只為人過於古板，人都稱他「老官板」。又過幾年，陸陸續續把兒女都已婚配。真是日月如梭，剛把兒女大事辦畢，轉眼間孫兒孫女俱已長成，少不得也要操心陸續辦這嫁娶。不知不覺，曾孫繞膝，年已八旬。

這日，拿鏡子照了一照，只見面色蒼老，鬢已如霜，猛然想起當年登梯鑽錢之事，瞬息六十年如在目前。當日來時是何等樣精力強壯，那知如今老邁龍鍾，如同一場春夢。早知百歲光陰不過如此，向來所做的事頗有許多大可看破。今說也無用，且尋舊路看看當年登梯之處。即至錢眼跟前，把頭鑽出，朝外一探，不意那個錢眼漸漸收束起來，把頸項套住，竟自進退不能。

文藝眾將見章菘進陣，到晚無信。次日，宋素、燕勇又要進陣。文藝道：「宋家哥哥現在大營執掌兵權，豈可屢入重地？況前在酉水陣業已受困多日，營中心頗為惶惶，何必又要前去？」宋素道：「眾弟兄在此舍死忘生，不辭勞苦，原是為著我家之事。今我反在營中養尊處優，置身局外，不獨難以對人，心中又怎能安！況『死生有命』，兄長斷斷不要阻我。」即同燕勇進陣，也是一去不返。

次日，燕紫瓊、宰玉蟾聞得丈夫又困在陣內，嚇的驚慌失色，坐立不寧。二人商議，惟有且到陣中看看光景，再為解救；如無指望，就同丈夫完名全節，死在陣內，倒也罷了。當即命人通知大營，各跨征駒，闖進陣去。武六思忽見兩個婦女進陣，惟恐逃遁，忙又作法焚符，密密布了幾層天羅地網。文藝只當紫瓊必定回來，那知也是毫無影響。因向眾人道：「此時連宋家嫂嫂也不回來，其中邪術自必更甚。據小弟愚見：我們只管同他對敵，切莫輕入陣內，俟宋家嫂嫂回來，再作計較。」顏崖聽了，正因連日未要大斧，心中氣悶，當即請令帶領精兵一千前去挑戰。

恰好張易之、張昌宗因折了三關，甚覺害怕，又差李孝逸統領大兵前來接應，早被顏崖把他偏將傷了兩個。次日，魏武也去討戰，一陣銀槍，也傷他一員大將。

李孝逸因連傷三將，分氣惱，即親自出馬。文營眾公子也到陣前。余承志、洛承志一見，想起當年父親被害之事，恨不能生食其肉，各催坐下馬，槍鞭並舉，與李孝逸戰在一處。鬥了多時，李孝逸被余承志一槍刺在腿上，大敗而逃。眾公子帶領人馬一擁齊上，把各兵殺的五零四散，各自逃生。及至再去討戰，並無人應，只好暫且回營。恰好把李孝逸兵丁捉了幾個，身上搜檢，一無所有，細細拷問，都說到關之日，武六思給了一碗符水喝在腹內。一連幾個，隔別訊問，都是如此。

次日，又去挑戰。武六思只在陣前立著，叫人去破陣，並不出馬。及至眾人趕到跟前，他即跑進陣去；等你剛要收兵，他又百般叫罵。文藝氣的暴跳如雷，正要催馬進陣，只見余承志、洛承志、唐小峰、章蓉、章薊、史述、顏崖、尹玉一齊攔住道：「連日章菘、宋素二位哥哥俱困陣內，此時營中惟仗哥哥調遣，今再進陣，設被圍困，豈不令諸將無主麼？我們八人情願領精兵八百進陣，看看虛實，再來繳令。」文藝只得應允回營。八位公子帶著八百精兵，衝進陣去，裡面登時也變出八百八個幻境，都是各走一路，彼此不能見面。那有主意的，把錢不放在心上，任他扇惑，總不動心，還不至有害，最怕是見錢眼紅，起了貪心，自然生出無窮事端，性命也就莫保了。文藝見他八人一去不歸，更覺發慌，次日又去討戰。武六思立在陣前，任你辱罵，總不出馬。文藝看看手下雖有強兵猛將，無奈這陣圍在關前，不能攻打城池，徒自發急。

那女營之內司徒嫵兒、宋良箴、洛紅葉、鄴芳春、鄺錦春、宰銀蟾、秦小春、廉錦楓八位才女，聞得丈夫困在陣內，嚇的淚落不止，一連數次遣人到營打聽，總無影響。看看又是一日。這八個才女走出走進，歎氣唉聲，不知怎樣才好。那跟前有子的，還有三分壯膽，那無子身上有孕的，也有一分指望，就只那跟前一無所有的，到此地位，毫無想頭，只等凶信一到，相從於地下，這就是他收緣結果。一時想起碑記中薄命之話，再看看書香、秀英諸人前車之鑒，不由不毛骨悚然，肝腸寸斷。洛紅葉惟有焚香求閻臣來救小峰之命。眾人見他如此，也都沐浴焚香，叩求過往神靈垂救，八人一連跪求三日，水米不曾沾牙，眼淚也不知流了多少。真是至誠可以感格，那青女兒、玉女兒早已約了紅孩兒、金童兒各駕風火輪來到女營。文藝聞知，即親自迎到大營。

未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